



在当国民党兵的日子里，前期受尽肉体折磨，王寿梅敢怒不敢言。为了能尽快逃跑，他假装积极训练，争取更大自由。他参与了看管被抓老百姓、进村搜刮物资、抓壮丁等任务。看到百姓的遭遇，他心痛地流下泪水，也目睹了国民党兵的残暴。

# 执行任务亲见匪兵作恶



弥河滩。

## 训练时遭受打骂 时时刻刻想逃跑

地主贺老六暗中勾结国民党军的营长袁恩庆，包围了何官村，一共抓了20多个青壮年。和他们有亲戚关系的，当场就放了。其他人不管花多少钱和物，最终还是和王寿梅一样，当了国民党兵。

王寿梅答应留下，马上有人给他松开绳子。这下身上更痛了，胳膊上留下两道深深的勒痕。王寿梅没做声，只是绷着脸，敢怒不敢言。随后，一个士兵把他领到班里，他一看，都是刚抓来的难友。他们被要求统一换上灰色的军服，并把自己的衣服送回家，提防他们穿上便服开小差逃跑。白天，就连大小便都有人看着，晚上更没有自由。

王寿梅每天只能吃两顿饭，根本吃不饱，连咸菜也没有。在操场训练，经常受到无理由的打骂，有一次跑步，因为王寿梅姿势没到位，教官脚踩着

着他的肩膀，按了又按，踩了又踩。王寿梅受尽了折磨，只能偷偷流下怨恨的泪水，每天都过着这样生不如死的生活。

王寿梅天天琢磨着逃出去，临时没有好办法，只能假装积极训练，争取更大的自由，才会有更多的机会。

农历十一月的天气特别冷，王寿梅请求班长：“我也去出差吧。”班长姓袁，家在南张楼，或许是老乡的缘故，或许看他训练积极，就答应了。这是王寿梅当兵后第一次出差催给养，他跟着班长到了弥河西岸的一个村，先在村口竖起耳朵听了听，没有动静，就进了村。找到村里的保长，是一个很朴实的老大爷，班长让保长安排午饭。这一顿他们吃得特别好，有馒头、油饼，还有火烧、猪肉炖白菜，一顿吃了个肚圆。好久没吃这么饱了。可吃完饭才发现，那保长趁机溜走了，他们等了好久也没见人影。班长出去看看没有动静，回来：“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，可能跑了，咱们自己动手吧。”吩咐他们上好刺刀，挨家挨户搜，有驴的牵驴，有马的牵马，有的到屋子里翻箱倒柜，寻找粮食。村里的青壮年都没了，只剩下老弱病残，在大街上用愤恨的眼光瞪着他们。国民党兵好歹抓了几个青年，用枪逼着他们给带路，到各户去装粮食。枪栓乱响，狗乱叫，全村乱糟糟一片。一会儿，车上装满了十几头牲口和粮食。班长怕时间久了解放军会来，就吹哨集合，急急忙忙往回赶。

## 负责看守被抓老百姓 目睹国民党兵的残忍

进入腊月，王寿梅被分配到机枪连，刚抓来的老百姓都由机枪连看守。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浑身像淋透了凉水，刀割一样难受。轮到王寿梅值守了，他使劲低着头，一口气跑到了炮楼北边，门口正好朝北，格外冷。

王寿梅往里边一看，男女老少有十几个人，坐在那儿，人人露出愤恨的目光，膝盖顶着下巴，两手使劲搓着，嘴里呼着热气，两脚不停地跺着。房梁上吊着个老大爷，一个当兵的正在用棍子乱打。老大爷在梁上荡过来荡过去，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狠心的国民党兵就边打边拷问他儿子的下落，老人嘴角动了动，咬咬牙，没作声。国民党兵以为老人在骂他，上前一把就把老人的胡须拽下了一缕，老人嘴上鲜血直流。

王寿梅想起了父亲，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就假装方便，到厕所里擦了擦泪。回到屋里，老人已经被放了下来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直喘粗气。等了一会儿，老人睁开眼，看看王寿梅，也许是看他面善，趁没人注意，老人偷偷央求给弄点水喝。王寿梅答应了，端来一碗凉水。大爷连声道谢，王寿梅

说：“大爷，不用谢，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，没法子。”原来，大爷的儿子被抓来后逃跑了，国民党兵就把老人抓来打了一顿，逼着家里把他儿子送回来。过了几天，他儿子受不了这里的苦，又逃跑了。就为这件事，国民党兵把老人往死里打。

西墙边还有个大爷，王寿梅问他为啥被抓，他沉默了半分钟，说：“我也是为我的儿子来的，孩子不愿意来当兵，跑到外地了，他们就把我抓来，儿子啥时候回来，就啥时候放我回去。”大爷这句话，令王寿梅动摇了逃回家的决心。

这时，连长来了，进门东张西望。目光盯着一名年轻妇女，她穿着红色碎花袄、淡绿色棉裤，蜷曲在墙角。连长和大家招呼了一声，就带着那名妇女走了。王寿梅以为要放她回去，可等到换岗回到营房，听他们在那里喊喊喳喳，才知道原来是连长图谋不轨，想侮辱那名妇女。那妇女结婚还不到三个月，和那两名大爷差不多的情况，也是因为丈夫逃跑了才被抓来的。妇女被侮辱时死也不从，又被关起来了。

## 一青年逃跑被抓回 营长当众惩戒以警告

眼看就要过春节了，开小差逃跑的格外多。袁恩庆为了维护他的权威，稳住军心，决定把前几天抓来的一个青年当反面典型。一天，刚吃过早饭，营长命令集合队伍，排成两行，拉到操场，围成半圆。营长开始训话，主要内容是，刚抓回一个开小差的，让大家看看逃跑的下场。

不一会儿，两个士兵架着那个青年，另外一个士兵拖着根木棍，青年浑身绑得紧紧的。到了操场中间，一人摁脚，一人摁头，另一个用木棍朝着青年打去。青年“哎哟哎哟”地哭喊着，鼻子流着血，两腿疼得乱蹬，一会儿就没声音了。青年耷拉着头，鼻子里、嘴里都是血水，身子往下垂着，腿也毫无知觉地拖拉在地上，看上去毫无生气，被两个士兵拖走了。

吃过晚饭，班长说：“长官让咱班去出差，大家准备好，马上出发。”不多时，来到了弥河附近，悄悄进了一个村，包围了一座宅

院，一个士兵爬过院墙，从里面打开院门。他们径直进了北屋，揪出来一个老大娘，硬逼着她说出儿子的下落。一阵枪栓乱响，老人吓得哆哆嗦嗦、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在……东屋里。”

班长一听，回过头来，朝着门“咔嚓”一声，把门撞开，里边顶门的棍子也断了。打开手电筒一照，原来是个年轻妇女，盖着花被子，躲在里边说：“他出门了，还没回来。”班长一看是个年轻媳妇，顿时来了精神，用刺刀挑被子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被子掀开了，班长哈哈大笑，原来她丈夫藏在被子里。那妇女用衣服遮着身体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些不得好死的土匪，良心让狗吃了。一群畜生！你们没有老婆孩子吗？”班长无心纠缠太久，安排几个士兵从床上拖下那个男人就走，男人吓得浑身哆嗦。

那妇女给她丈夫拿了几件衣服，递给王寿梅，央求给丈夫带上。

